

名三第組說小 名三第組說小 名三第組說小 名三第組說小 名三第組說小 名三第組說小

太陽是最早起的報童，一大早就挨家挨戶地把一細細陽光扔入窗內。
(一)歪斜

兩

條

線

△有活潑輕快的氣氛，角色過分散。——邵個
△故事情節完整，佈序得巧，文筆細膩。——林金鈔

張錡和

筑云揉了揉惺忪的睡眠，慵懶地走到窗口，讓晨風吹去殘留的睡意，映入眼簾的是看了幾年的街景：牆邊賣醬菜的車子、巷口賣豆漿的姊妹、散步歸來的一對對老夫婦……。「唉！這世界多一天和少一天似乎沒有什麼差別。」筑云不覺嘆道。習慣性的走到梳妝台前，輕輕梳著向來引以為傲的長髮，在上一一下的梳動中，彷彿又聽到了小櫻笑說：「好了，好了，別梳啦，再梳下去連老師都沒法子上課了。」不錯，記得自己一走出輕湯掛麵的時代，就留了這頭連美容師都捨不得多剪的長髮，大一就在那「僧多粥少」的校園裏贏得了「四不美人」的封號。當小櫻轉述男同學以「頭髮不敢看——怕心動；容貌不敢見——怕心慌；身材不敢想——怕心亂；功課不敢比——怕心虛。」形容自己時，雖知這些都是那些無聊而好事者誇大之詞，但聽起來總是舒服。那時總覺得自己像未央歌裏的蘭燕梅，學長、同學常借機相邀，社團、學會也極力爭取，偶爾逛逛校園，那些男生就爭相走告，好像自己也是校景的一部分。那時追求的男孩子雖多，但也僅限於郊遊、烤肉、跳舞時一起玩玩，自己雖有本錢傲，但也不是故意製造「人人有希望，個個沒把握」的情形，只是那些人當中，除了湊熱鬧、自不量力的之外，真正英俊瀟灑而能讓自己動心的倒是不多，除了小鶴外，也都只是淡淡的，沒有進一步的交往。想到小鶴，筑云不自覺地使了勁，隨著梳子扯下的兩根頭髮把筑云帶回鏡前。欸，說到小櫻，畢業後就一直沒聯絡，何不打下個電話給她？

小鶴睜了睜眼，拉拉被，翻個身，避開刺眼的陽光。「要面對這個世界可真需要一些勇氣。」昨天剛看的娃娃看天下裏，瑪琠達說得還真不錯！不過要老賴在床上，倒也不簡單。天天難過天天過，偏偏一個假日一大早就睡不著，也不曉得下床後怎麼打發？賴了一個多小時的床，背都酸死了！記得以前讀書時，每天早上阿屁一起床就呱呱個沒完，要不是那個連綿不絕的活鬧鐘，還不曉得會睡掉多少課呢！誰知道一畢業就染上了賴不了床的壞習慣，平白多出一大段時間，反而不知怎麼運用？唉！遙想公謹當年，雄姿英發，日理萬機，社團、系會一把抓，人稱「鶴立雞群」的才子小鶴，居然淪落到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的地步。真是「醞酒臨江，橫槩賦詩，一世英雄，而今安在哉？」算了吧，回憶、嘆息是老年人的專利，要不承認自己老，還是別侵犯他們的權利吧！哦，對了！阿屁這小子不曉得混得如何？也好久沒嚐到屁嫂拿手的火燒排骨及粉蒸雞了，不如今天上他家打打秋風，飽餐一頓吧！嗯，先打下個電話放放蝗蟲過境警報吧！

(二) 相交

「喂，請問小櫻在家嗎？」

「喔，她去買菜了，請問哪位？」

「哪位？就是幾年前讓你神魂顛倒的人啊！」筑云心中暗道。掛上電話，不自覺的想起楊朝棟當年追她的種種往事……那時仗著小櫻溫柔好說話，他探知了筑云愛吃蛋糕，三天兩頭送花送蛋糕的，雖然花也收了，蛋糕也吃了，對他倒也並不怎麼特別，直到大二的二月十四日，那令筑云難以忘懷的情人節，小櫻像往常一樣捧著一束玫瑰花回來，筑云習慣性的問道：「又是楊朝棟送的？」「嗯。」「擱在那邊吧！」筑云漫不經心的說。「這是給我的。」小櫻羞答答地答道：「今天我約我到吉利屋，說要問我個問題，然後拿了副撲克牌出來，對我說：『紅桃表示感情，梅花表示 trouble。』說完後把一張紅桃A和黑花A擺在我面前。我原以為是要轉交給妳的，沒想到他接著說：『我不能終日灌溉著薔薇而讓幽蘭枯萎了。』妳知道我一直頗欣賞他的，於是就收下了紅桃A，你不會怪我吧！」說完抬起頭誠摯的望著筑云，筑云爲了表示泱泱大風還作東請客，但是心中總有些不是滋味。原以為追不上自己的男孩會抱著「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卻巫山不是雲。」的想法，在一旁眼巴巴的等著候補，沒想到他竟然中途轉航。雖然根本未把他放在心上，但經過這件事，自己心中總是有個疙瘩，也因此雖然和小櫻是死黨，畢業後倒也很少來往。想到此，嘆了口氣，順手扭開收音機解悶。

×

×

×

×

×

×

「喂，屁嫂啊，我是小鶴啦！阿屁在嗎？」

「哦，原來是我們的大才子小作家啊！嗯，我才進門，朝棟就出去了，也不曉得上那去了，怎麼，有事嗎？」

「沒事啦！只不過，很想念大嫂做的菜，誰曉得才開口就被你損了一頓，小心哦！中午上你家報仇！」

「好呀，隨時奉陪！」

沒想到阿屁調教有方，才幾年功夫，小櫻就伶牙俐齒、俏皮起來了，看不出阿屁這小子還這麼罩！想當年還極力勸阻他的「攤牌行動」，誰知人家情人節以「不成功便成仁」爲賭注的轉航行動，換來了今日的幸福；而自己號稱「大眾情人」、「戀愛聖手」，到如今卻依舊王老五，褲子破了沒人補，還得自己洗衣服！只怪自己眼光過高，目空一切，乖的、容易上手的覺得不刺激；傲的、漂亮的又太難伺候。沒事幹還跟人打賭什麼「採雲計畫」，每天到K館兩小時，只爲了陪筑云從圖書館走回去女舍，實行每日十分鐘的「心戰喊話」，如此走了一年，眼見冰山美人就要融化，木頭公主就要點頭，偏偏又在愚

人節說人家只是讀書的機器、知識的奴隸，除了寢室、餐廳、K館之外，不知有世界，是愛因斯坦口中「專家只是一群訓練有素的狗」之活寫照，如果不去充實生命、增加人文素養，將來只是個數學的女兒、電腦的媳婦、社會的草包罷了。一卷侃侃而論的錄音帶，換來了美人的眼淚，贏得了同學的牛排及電影。可是自己不但沒有征服者的快感，反而有些落寞，雖告訴自己絕不可能假戲真作，再說所言也是事實，但是心中總有個大疙瘩，不知道她現在怎麼樣了？哎，搞不好人家已丈夫兒女一大堆了，還想這些幹嘛？還是聽聽廣播等吃飯吧！

(三) 垂直

「中國廣播公司調頻廣播網……，請您繼續收聽羅大佑演唱的『光陰的故事』。」
「流水它帶走光陰的故事，改變了一個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憂鬱的青春……」沒錯，光陰確是導演了不少戲，「大一嬌，大二俏，大三拉警報，大四沒人要。」就是本有名的劇本。剛聽到這句話還義憤填膺，十分不以為然，但如今自己已由「四不美人」變成「不是美人」，唉，也只能搖頭嘆息罷了。

剛進大學時，包圍的人很多，雖然有點煩，但總有幾分得意，誰曉得「人怕出名豬怕肥。」一旦被公認為「名女人」後，一有任何風吹草動，就立刻滿城風雨，於是追求者不是退而求其次，就是自嘆無力而打退堂鼓，再不然就編個名花有主的故事，到處散佈謠言，似乎長得好看反而錯了。偏偏又無法進步到美美的地步，從前美美在寢室開口閉口都是「新女性」啦、「獨身主義」啦，說什麼：「現代女性要有主見，不應該再當男人的裝飾品，不要被那些女孩子應該如何如何的舊觀念網縛住，讀大學不應該只是辦知識嫁妝，將來挑個好丈夫，畢了業就嫁人，把國家的投資都耗在煩瑣的家事上，什麼『女人是油麻菜籽命。』、『嫁雞隨雞，嫁狗隨狗。』這一套早就落伍了，女孩子為什麼一定要靠人養活？難道就不能自創一番事業？……。」從前聽著覺得好玩，但是上次學生來訪時，卻自然的脫口而出，於是成了「新女性主義」的典範。唉，天知道，一個新女性的實踐者付出的代價有多少？

記得剛從國外拿了個學位回來時，以為一切會重新開始，沒想到「男人一定要娶個比自己弱的人。」這個觀念如此可怕，這個博士學位倒像「鐵布衫」似的刀槍不入，除了日常接觸外，大家對這個能力強、學位高的「女強人」紛紛敬而遠之。儘管心中也想找個歸宿，但要自己像個嫁不出去的老處女一樣到處相親，這個臉可是丟不起！再說也沒人敢跟個女博士相親。久了，也知道有些無聊人士老是在背後指指點點的，儘管受不了也莫可奈何。

好不容易有機會回學校教書，本來以為寧靜的校園情況會好些，誰曉得還是擺脫不了這些困擾。剛開始，學生頗以有位年輕貌美的女教授為榮，誰知道新鮮感一消失緊接著便是一連串的好奇與想像，於是有人一大堆莫名其妙的傳說，有的說老師至今仍然單身是因為以前有段轟轟烈烈的戀情，誰知天妒

佳偶，情海生波……；有的則說老師當年是「五陵年少爭纏頭，一曲紅綃不知數。」因而目空一切，秋月春風等閒度，如今連商人婦都做不成；又有人說是因為極力追求學識，於是方帽子成了「金鐘罩」……；衆說紛云，莫衷一是，令人又好氣又好笑，不過倒是明白了一件事實——在有生之年，社會對單身女子的「歧視」是很難改善的。只好安慰自己現在是「女人四十一枝花」，將來是「徐娘半老，風韻猶存」，接下來是「美人遲暮」，唉！「無情歲月不待人！」徒歎又奈何呢？

「……發黃的相片，古老的信及褪色的聖誕卡，年輕時為你寫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羅大佑這傢伙有時還頗能道出心曲的。記得以前進行「採雲計畫」時，以閒雲野鶴的瀟灑、鶴入雲心的寄託，取了個筆名「雲中鶴」，經常在校刊、系訊上發表一些暗喻仰慕的詩和散文，因此獲得了「文窮陳之藩，技超張系國」的才子封號。誰知道光陰荏苒，隨著天龍八部的流行，「雲中鶴」不但成了四大惡人，而且還是最沒品的淫徒呢！真是「昨佔稍頭一枝春，今隨流水無人聞。」

記得曾在本武俠小說中看過一段話：「只要你能不死，老天爺就是最大的幫手，管他武林至尊，管他江湖盟主，一個個都會在你面前倒下。」說的固然是不錯，但是自己八成不討老天爺的歡喜。剛畢業時，年輕氣盛，老嘆千里馬不遇伯樂，一晃幾年過去，沒想到單身反而成了自己的負擔。以前在學校辦活動時，只要不是死會，幾乎所有女孩都會另眼看待自己，不管是自我陶醉還是真有魅力，那種感覺總是令人愉快而得意。誰曉得踏進社會全走了樣，沒人願意嫁個窮學士吃苦受罪，小說中看到的有錢老闆的貌美女兒不是死了就是嫁光了，一個也沒碰見過。應徵工作時偏偏碰到些「仁心仁術」的老闆，以有家庭負擔者流動性小而優先錄取，年過三十未婚的窮學士如果不是眼高手低，就是自命風流，處處留香，因此順位總是最低。租房子時有未嫁女兒的房東，不是心懷不軌，就是敬而遠之。連應徵高中老師時，都被校方以「未婚男仕不宜任教女校」為由而退了回來，要不是在校中還學了點編輯技巧，能靠雙手和紙筆在雜誌社混口飯吃，搞不好都橫屍田野。更令人難以消受的是，好友個個塵埃落地，自己反而成了職業伴郎。唉，大概是當初發表「大男人主義」，闡明「女人只是男人的墊腳板凳，多了舒服，少了也不礙事，成功的男人不應被兒女私情左右。」被老天爺聽到了，才遭到如此報應。這種「中秋誰與共孤光，把酒淒然北望」的日子可真是不好受，拜託老天爺改改劇本，別再讓我演落寞單身漢了。

(四) 重合

「叮咚！叮咚！」

「小鶴啊！原來是你這隻死鳥，幹嘛！混不下去啦，十點多就飛來吃飯！」

「混不下去？想當初我在混的時候，你還在吃棒棒糖呢！當初是誰拜誰為師的？」

「得了吧！好漢不提當年勇，英雄不怕出身低，我就不信你這個老廉頗現在還能吃多少飯？」

名三第組說小

名三第組說小

名三第組說小

名三第組說小

名三第組說小

名三第組說小

「哈！鴻飛萬里，群雁豈知其志？大丈夫懷才不遇者十之八九，等那天平步青雲後，再給你好看！」

「好！我看你這隻臭鳥怎麼老蚌生珠給我看。」

「好了，屁王，怕你了，你們屁嫂呢？」

「去接一個你認識的大人物。」

「誰啊？依莉莎白泰勒？」

「還奧黛莉赫本呢！」

「幹嘛不接瑪麗蓮夢露比較有看頭。」

「鬼啦，說出來你會嚇一跳，就是那個令你神魂顛倒的四不美人林筑云！」

「小云！！是誰神魂顛倒啊？你自己還差點為她開麵包店呢！」

在小鶴頂完這句話後，兩人都沈默了下來。一幕幕的校園景象在小鶴腦中飛轉。從在教室內欣賞她

悠適的風韻到圖書館內陪讀的情景；從雨中共傘碰肩的興奮到宿舍旁榕樹下她聆聽自己生活感觸的純真

眼神，如果說自己不能察覺她對自己有好感，那未免太遲鈍了；從愚人節半開玩笑半感觸的痛責她欠缺

人文素養到事後見她傷感的心疼，如果說自己不喜歡她，也未免太嘴硬了。哪次夢到她以後，自己不是

神傷良久呢？叮咚的門鈴聲伴隨著小櫻的笑聲，小鶴竟不自覺的興奮與情怯起來。

筑云跟著小櫻徐徐走入，多年來舒緩雍容的氣度仍然不減，誰也看不出她內心的期盼與不安，當小櫻告訴她，小鶴也是客人時，她行進的步伐不自覺地躊躇起來，雖然從小到大他是惟一看輕自己的人，但是自己並不怨他，剛開始，她一直以為是他把愚人節的玩笑開得太大，只要他道歉，自己是可以考慮原諒的，但竟然沒了下文。既然他年少志滿、趾高氣昂，自己也犯不著去低聲求和，只是心中不斷的納悶著。雖然一向認為那些風花雪月的頌歌比不上這架構嚴謹、推理慎密的科學來得實在，但還不至於鄙視文學啊！有時甚至還想說，雖然這是科技日盛的時代，但是也不要輕視社會學、人文學，因為再往上提升一步看，它們也屬於哲學的一部份。沒想到竟被同樣學理工的人，以為不諳文學而比為專家狗、草包。這幾年，自己有時苦悶無聊時，也看看小品文、雜詩，有時倒也發現與我心有戚戚焉，大概人家說「苦悶挫折是文學創作的前題。」就是這個道理。只是現在想這個也沒用，待會兒見到他，自己一定要裝出若無其事、萍水相逢的神情，除非他向自己示弱，否則絕對不能再低頭被看輕。

小櫻招呼過後，就到廚房打點，筑云隨入幫忙。餘下兩人默默相對。一個看到今非昔比的小云，千言萬語都化作了輕嘆，雖不至於說著昔時紅顏今白髮，但無情的歲月確也在她的臉上留下太多的痕跡了；一個則感慨這個當時使自己傾倒一時的美人這些年一定也過得很辛苦，那恬靜雍容的氣度裏也有幾分憔悴，反而沒有小櫻的風韻與神采。兩人直到開飯時，才收起思緒入飯廳。

家常飯餘，話題總不外生活近況、事業情形、其他同學狀況。

「當時的室友中，就屬妳最好命了。美美幫著老公辦雜誌，東拉廣告西拉稿的，像隻蜜蜂似的東奔



西跑；小娟遠嫁美國；我則一個人在啃粉筆灰。」筑云對小櫻說著。

「那有？妳才好呢！教大學又輕鬆又自在，一年有五、六個月假，愛去哪兒就去哪兒，不像我被這些繁瑣的家事綁著。人家說：『結婚是爲了快樂而犧牲自由。』嫁了朝棟，除了不自由之外，還三天兩頭有氣受呢！」小櫻答道。

「欸，少抱怨了，有人可以讓你犧牲已經不錯了，像小鶴想犧牲還犧牲不了呢！成天東跑西跑的，都成了老菜鳥了！」阿屁嚷著。

筑云雖笑著，但知道他依舊單身，心中不免一振，可是一直注意著筑云的小鶴，竟過敏的覺得那傲笑著幾分蔑視，心想即使虎落平陽、龍困淺灘，這口氣也一定要爭，免得小云以爲自己少時了了，現在卻窮途末路，在別人面前可以丟臉，小云面前可不能示弱。

「喂，喂，什麼犧牲不了，我是犧牲不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犧牲，上次認識了個出版社老闆的女兒，現在正在做最後的考慮，本想帶她來給你們看看，只是她剛好沒空，你真是狗眼看人低！」

「好了，好了，別再鬥了，小云，妳呢？難道真的要像美美講的抱著大女人獨身主義嗎？」小櫻接下來問。

筑云在旁聽著小鶴的話，心裏很不是滋味，心想這關頭如果不偈下去，只怕像愚人節被輕視的事情會再重播，就答道：「上次有個剛回國的別系教授，約了我兩次，我覺得他還不錯，也就繼續和他交往。」

「那太好了，喝喜酒一定要通知喔！」

「啊，還早呢！」

.....

(五) 平行

太陽不停地往西滑著，聚餐也落下了幕，筑云、小鶴帶著沈沈的思緒步上路旁的人行道，多年未見，寒暄的話已盡，一時也不曉得該說什麼才好，只有默默低頭看著夕陽餘暉投在人前的修長身影，筑云看著那成雙的影子，不禁想起那圖書館往宿舍小花道上的燈影，這雙影子本是一對的，經過幾年的分隔，如今又重逢在一起，只是物換星移，當年共談生活體驗的歡笑聲，卻成了如今貌合神離的沈思，或許自己跟他真的只是有情無緣吧，那也無須再多說了。

行行復行行，曲終人散的時刻也到了，小鶴望著她上樓的背影，想到多年來心靈爲她留著的空白都填上了唏噓，潛伏的相思情緒都化成了不甘與感慨在胸中劇烈的翻騰著，就在她驀然回首的剎那，小鶴湧起了千言萬語。「……未來歲月不可期，哀愁之餘別忘記，明天還是要繼續。」一陣蘇芮的歌聲傳來，小鶴說了聲：「再見！」轉過身，抬起頭，一步步往那西沈的夕陽走去。

